

娄烦县东山生态园

松柏苍翠，百花争艳，初夏的娄烦县东山生态园葳蕤生光，秀色可餐。

午后，阳光正好，登临庄园1号观景楼3层，视界大开。清风徐来，好不惬意！北望远山，株株、片片绿树点缀着山坡，西望绿色环抱的汾河水库，就像一块狭长的碧玉，天高云淡，波水不兴。南面高处山下是层层弧形梯田，一岭一岭、一圈一圈的丛绿，脚下的汾河南岸是杜交曲村，俯视中看不到被沿岸杨柳遮掩的汾河。这里是一片绿色的海洋！近处眼底，星星点点的松柏装扮着往日荒芜的山坡，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从山底伸向山顶，在绿色海洋中，一弯“U”形白道泾渭分明。

东山生态园的主人曹春亮早已等候着我们，他热情地将我们采风组十余人领至位于山顶的观景楼。瓜果盈案，茶水溢香，盛情可鉴！细节决定成败，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主人的井井有条和细致入微。

已经三年没有见到春亮兄了，他还是那么谦逊可人，那么富有风趣，那么激情澎湃。

“其实，我就是农民，一个种树人，叫我曹总真的是抬举了……”一向为人低调的曹春亮激动地站了起来，又聊起他多年的绿色之梦，从致富后反哺家乡到爱树如子，从二十年如一日治荒种绿到一路走来的感慨，绿色情结溢于言表，滔滔不绝。

我和春亮是同村近邻的老本家，两家前后排，他是我父亲的学生，两家世交甚好，他比我大几岁，我们称兄道

念想，很快干起治荒绿化的事来。

2001年，他放弃多项经营，毅然决然购买娄烦县汾河水库环库、下石家庄东山万亩荒山，投入数百万元资金植树绿化，打造库区绿色生态建设基地，使不毛之地变得郁葱葱。他明知道这些投入是没有经济回报的，但乐此不疲，年年种树造绿，把东山的那片绿越扩越大。

一干就是20年。20年矢志不渝，20年呕心沥血，20年滴水石穿！

1958年，省里修建汾河水库，1961年建成，原来史家曲村被水库占用淹没，迁民下石家庄庄。作为库区移民村，我家和春亮家都是搬迁户，移民几十年，村里人口与日俱增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下石家庄800来人，现今估计翻倍了，村里人多地少，因为穷，有些村民成家晚，甚至有的打光棍。因为没有文化和技术，外出打工也不易，春亮就把这些闲散青年招进他的绿化大军中，首先进行技术培训，然后分批上岗，成为公司的固定员工，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，使许多家庭有了稳定的收入。如今，他们几十号人已经成为种树能手，建成了颇具规模的东山生态园，而且足迹早已遍及娄烦县域、古交、太原东西山等公路沿线和造林绿化区，成为绿化美化太原城乡的专业队伍。造林工程队员跟着曹总，长年累月为保护省城水源地、防治水土流失、改善汾河上游生态环境出力流汗。

春亮说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我种树20年，也没有想太多，百年以后，这里是一片森林，是绿色的海洋，这自

然也就树人了。总书记说得好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你们看这一片又一片、一峁又一峁的树长得多高了，他们就像我的孩子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外出打小工，从装卸工和泥瓦匠做起，90年代做过包工头，干过运输队，摸爬滚打一路艰辛。当他挖到致富的第一桶金后，并没有忘本，心里时刻挂念着家乡。曹春亮一直牵挂着悠悠汾水和脉脉东山，看到汾河水库周边山梁杂草丛生，村里山地荒芜，就动了治理的

念头，很快干起治荒绿化的事来。

2001年，他放弃多项经营，毅然决然购买娄烦县汾河水库环库、下石家庄东山万亩荒山，投入数百万元资金植树绿化，打造库区绿色生态建设基地，使不毛之地变得郁葱葱。他明知道这些投入是没有经济回报的，但乐此不疲，年年种树造绿，把东山的那片绿越扩越大。

一干就是20年。20年矢志不渝，20年呕心沥血，20年滴水石穿！

2008年，曹春亮退出了村“两委”领导的选举，全心致力于东山生态园的综合治理改造中。目前，东山生态园已建成孔雀岭、枣树坡、蟠桃园等八个绿化旅游景点，配套建设了防火瞭望塔，并完善了园区道路。辐射环库绿化2万余亩，美化着水库周边的风景，涵养着库区的生态系统。

曹春亮无怨无悔，20年坚持绿化植树，被乡民美誉为“树痴”“荒山美容师”“环保卫士”。娄烦县南山生态园造林300亩、外环公路绿化13公里，县域内多处荒山、河滩、公路、公园植树种花种草累计20余万亩，以及万柏林区生态园、小店区太长高速公路绿化工程、杏花岭区东山生态园、古交市通道绿化工程……到处留下了曹春亮绿化团队的身影。

舍得一身汗，种得满山绿。“汾河水是哺育我的乳汁，东山就像我的母亲，这是我实现梦想和希望的宝地！”

夕阳西下，山水相依，碧水共长天一色，风景无限！大家陶醉在诗情画意的境界中，纷纷拿起相机、手机，定格这美好的景致。

劳动是充满快乐的。

我的童年在乡下度过。小学时，有一门课印象深刻，那就是劳动课。“同学们，下一堂课，是劳动课！”身着灰白哔叽布的班主任老师郑重宣布，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地写上一行字：“我们是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，做一个从小热爱劳动的好学生！”同学们雀跃着，像是山乡林子里一群快乐的小鸟。

我们上小学时的劳动课有时是去收割后的麦田里拾麦穗；有时也是到山坡上拾肥，用小铁铲把石头上的青苔刮下来做有机肥，那些狗粪、鸟粪也拣到积肥竹篮里，我们把这些肥料送到一些农户家中，农人们拍着我们的肩头开眼笑地收下。在大地起伏如浪的庄稼生长中，有一群少年参与其中，劳动的快乐发自心底。

给学校操场拔草，也是我们的劳动课。学校的所谓操场，就是一个土坝子，杂草以野性的姿态蓬勃生长，还有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其中，自有一番风景。劳动课时，我们这一群山里的孩子带上小锄头、铁锨，很快就把地理得干干净净，一个个脑袋上都汗淋淋的了，望着显得空荡的操场，喜悦之中突然也有了失落。平时

杂草有半人高了，同学们在草丛里捉迷藏，有一次我躲在草丛里还大声喊叫出一个同学的名字，那个同学在中期考试时超过我几分的成绩，我那一声喊叫里，有情绪的释放，也有超越他的雄心。

拔草结束后，班主任老师喊全体集合，由他起声领唱《劳动最光荣》《山里的孩子心爱山》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这些当年经典的歌曲。歌声回荡在大山里，让小小的心田，盛满了劳动的幸福。

8年前的夏天，我们一群小学同学，簇拥着当年的班主任老师，在他82岁生日那天，回到那所乡村小学的旧址前，而今那里的学校早已经拆除合并到了镇上，旧址上是村民们的新居。颤巍巍的老师反复踩踏着步子，刻舟求剑般寻找着当年的操场位置，他似乎到了操场中央的位置，于是他再次领唱给大家合唱：“山里的孩子心爱山，山里有我的好家园，山里的泉水香喷喷，山里的果子肥又甜……”我们这些到中年的同学，看见白发苍苍的班主任老师，老泪纵横。

那天，82岁的班主任老师还带领我们去山里再次上了一堂劳动课，那堂劳动课，是帮村民张大爷家收割稻子。脾气倔犟的张大爷，当年我们上小学劳动课时给他家积过肥，而今他还守护着山腰那一湾扇形的稻田，还在坚持种水稻，种麦子，种蚕豆。30多年后，我们这一群在城里身段发福的中年男女，又在稻田里相遇了。一粒稻，天光雨露中经历了风雨雷电，它散发着大地深处的沉香。一群当年的同学，从稚童启程，经历了世事沧桑。中午，一群收割稻子的人，累得腰酸腿疼，我们抬头相望，晶亮汗水中，重拾纯真少年时的劳动时光。那天，我们在山里清澈奔流的溪水中，更加明白一个道理：劳动，只有劳动，才能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，把握命运的流向。

那天晚上同班主任老师分别时，老师从包里摸索拿出一条珍藏多年的陈旧斑驳围巾，这是一条在岁月里淘洗的围巾，是我们这群人中一个女同学在毕业那年，跟她妈妈织针后给老师织下的第一条围巾。“老师！”女同学激动地扑到班主任老师面前，哭了。

今年秋天，《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》将作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在学校展开，那些我们少年时代的课余劳动场景，又归来了。劳动，照亮了成长的岁月，劳动，照亮了一生的时光。

又一次劳动课 李晓

绿海丹心

曹文进

然也就树人了。总书记说得好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你们看这一片又一片、一峁又一峁的树长得多高了，他们就像我的孩子。”

大家登到3楼观景处，苍山叠翠，蓝天白云，汾河水库波光粼粼，楼下树丛中一只“恐龙”张口晃脑，另一只“恐龙”引领长鸣，水库这边两三只高低不同的“长颈鹿”含笑示意。平台远处一尊塑像含笑注视着这一片碧绿，周围的木框花坛中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灿烂。一阵清风吹来，一股松柏香味混合着花草芳香扑鼻而来，顿时，气爽神怡。

春亮说：“这里的空气多好啊！天蓝树绿水碧，城里人每年夏秋之际都要来水库和东山观光，这里是娄烦县生态建设示范区，省、市、县领导每年都要莅临指导我们的造林绿化工作，这算是我为家乡做了一点事情，得感恩党和政府扶持和绿化的辛勤劳动啊！”

曹春亮当选为太原市第十二届、十三届人大代表和娄烦县人大常委会常委，积极为市、县实现跨越转型发展建言献策，提出了《建设汾河水库绿化圈和绿化带》《禁止砍伐矿区林木和建设环企业绿化圈》《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民营林业发展》等议案，许多建议被采纳。从2001年开始，他连续担任两届村委会主任，彻底改变了下石家庄村容貌，为美丽乡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咬定青山不放松。春亮说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这辈子我只干好“种树”一件事就行了。2008年，曹春亮退出了村“两委”领导的选举，全心致力于东山生态园的综合治理改造中。目前，东山生态园已建成孔雀岭、枣树坡、蟠桃园等八个绿化旅游景点，配套建设了防火瞭望塔，并完善了园区道路。辐射环库绿化2万余亩，美化着水库周边的风景，涵养着库区的生态系统。

曹春亮无怨无悔，20年坚持绿化植树，被乡民美誉为“树痴”“荒山美容师”“环保卫士”。娄烦县南山生态园造林300亩、外环公路绿化13公里，县域内多处荒山、河滩、公路、公园植树种花种草累计20余万亩，以及万柏林区生态园、小店区太长高速公路绿化工程、杏花岭区东山生态园、古交市通道绿化工程……到处留下了曹春亮绿化团队的身影。

舍得一身汗，种得满山绿。“汾河水是哺育我的乳汁，东山就像我的母亲，这是我实现梦想和希望的宝地！”

夕阳西下，山水相依，碧水共长天一色，风景无限！大家陶醉在诗情画意的境界中，纷纷拿起相机、手机，定格这美好的景致。

穿城而过的幸福

王国梁

我换了工作，单位离家很远，需要穿过整座小城。我每天比原来提前半个小时出发，一路上经过很多红绿灯，折转好几条街道，才辗转来到单位。上班路上，我经常满腹怨气。尤其是等红绿灯的时候，路怒症一次次升级，以至于到了单位也没有好心情，影响到工作。

每次穿越小城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自己像是这座城市的一只飞鸟，只是飞掠而过，没有融入感。

一次，给我送报刊的邮递员对我说：“哥，今天真顺，从城西到城东只用了一个半小时，报纸上的字肯定还热乎着呢！”邮递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很爱开玩笑，每次见了我都是满脸灿烂的笑容。我忽然想到，邮递员的工作跟我有些相似呢，每天都要穿越整座小城。不过他们比我更辛苦，骑着电动车从城西穿越到城东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把报刊邮件送到千家万户。我每天在路上只有半个小时，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路上。无论严寒还是酷暑，不管风还是雨，他们始终是小城里一道风景。

我忍不住对小伙子说：“每天在城里穿来穿去烦不烦？”他听了哈哈一笑说：“不烦啊，我还觉得穿城而过是一种幸福呢！你想啊，我每天能看到多少别人看不到的风景？我从城西出发，穿过街街巷巷，就像一条不可或缺的线一样，串起了这座城市很多人的希望和期待。我看群众和车流涌来涌去，每天有那么多跟我一样的人在为生活打拼，就感觉很踏实。而且，每当我穿城而过的时候，觉得有种征服的快意，仿佛整座小城都是我自己的了，骑着电车很是威风呢！”

原来，穿城而过也是一种幸福。这座城市里，邮递员，还有外卖、快递小哥，他们的工作很辛苦，但他们的

向花儿说声对不起

沈欢欢

幸福感并没有缺失，反而觉得在城市里奔走是一种别样的幸福。看来，幸福不在于你所处的境遇，而在于你的心态。邮递员小伙子跟我很熟悉，我知道他大学毕业后在邮局工作，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。他谈了个女朋友，正准备在小城里买房子结婚呢。他说：“房子在哪儿买都无所谓，反正我习惯了满城跑，就当是每天出门兜风一样，体验穿城而过的幸福。”

我再上班的时候，也开始像那位邮递员一样，体验穿城而过的幸福。换了一种心态，果然不再那么满腹怨气了。我从城东出发，沿着熟悉的路一路向前，奔向目的地。路上的行人和车辆，有跟我顺向的，有跟我逆向的。他们跟我一样，为了心中的目标，奔向这个世界的南北东西。无论哪个方向，只要心怀美好和憧憬，就是幸福的方向。世事纷繁，生活辛苦，每个角落都有穿城而过的人群。城市的道路密密麻麻，我们沿着自己的经络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有一次，因为时间充裕，我选择了步行上班。用脚步丈量一座小城的长度和温度，感觉分外亲切。我一边走，一边看风景，看人群，看车流。小城热闹而井然有序，世俗而质朴踏实。整座小城，包括小城的人，都显得那么可亲可爱。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，像一滴水一样，融入了小城，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小城的美好。我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，觉得自己与小城密不可分。穿越我的小城，把脚印留在每一个角落。

原来，穿城而过的幸福，就在于让自己完全融入小城，以一种美好的心态，感受每个角落点点滴滴的真实和幸福。

山西大学是我的母校，今年适逢她成立120周年，我毕业离校40周年。我一直想写点什么以纪念她的诞辰和对我的教育培养。

我于1978年秋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，就读时恩师有姚冀中、姚青苗、郑培义、孟维智、董冰竹、曹玉梅、马作辑、张椿、陈世杰、叶晨辉、靳极苍、陈北郊、董静茹、张树德、杨其群、赵景瑜、张存宝等。

1982年秋我毕业参加工作后，任国家电力系统，游历了半个中国，不论走到哪里，不论任什么官职，不论得到过什么荣誉，我都忘不了母校，我与母校的联系也一直没有断过，我与恩师们亦多有交往。

姚冀中先生是我们在校时的系主任，经常给我们上课，毕业时给我们题词“前途不怕多风雨，雨后江山分外妍”。进入21世纪，我抄录摘编一本关于孝敬父母养老修身方面的书，付梓前请先生过目审阅，先生不仅提出宝贵意见，又欣然命笔题写了“养老杂抄，姚冀中九十二”几个字。我亦收藏有先生写的两幅墨宝，一幅是对联“虚能引和静能生悟，仰可观古俯可察今”；一幅是中堂，为先生1979年参加昆明文会作的一首诗，2000年元月重书：“满目江山无限忠，劫余历尽见苍松。春城胜会春如海，文苑峥嵘蝶好风。”先生时年八十有七。

马作辑先生在我毕业后，曾应我之邀参加山西电力工业局文学艺术评审。并在1987年元月签名送我《马作辑诗选》。我一直珍藏着，不时捧读。

2017年5月拙著《晋商与徽商》一书上、下两卷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在安徽召开了学术研讨会，并荣获第三十二届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一等奖。我携书在山西大学博雅中心会堂举行学术研讨会。恩师张存宝先生不仅亲自参加，而且联系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所长、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教授主持会议并撰文发言。会前，山西大学校长贾锁堂与我坐谈合影。随后又促使我编著《皖晋学者论晋商与徽商》一书，交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11月出版。书作传到安徽，又在江淮徽商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。

恩师陈世杰先生看到拙作《晋商与徽商》一书后直言：“利民，你的大作读完，受益匪浅。很愉快。青出于蓝。”并对文中我谈到的张小泉剪刀一段进一步阐释说：“并州刀亦称剪，它扬名宇内远早于杭剪。杜甫诗《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》云‘焉得并州快剪刀，剪去吴淞半江水’，即是一证。”赞我“青出于蓝”，令我甚是汗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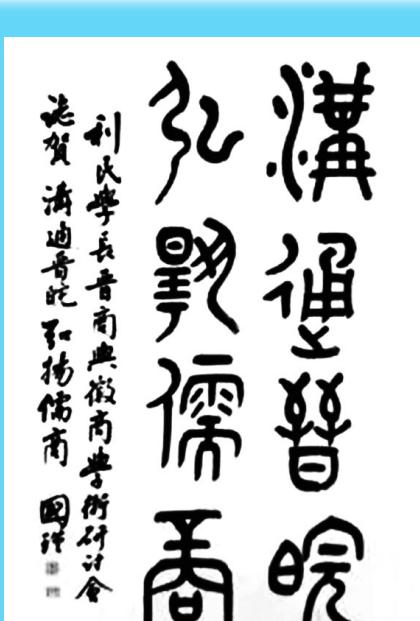
拙作在母校召开学术研讨会，我的大学同窗、中文系七八级学友王玉声、景宏业、肖亚光、周同馨、李建荣等都拨冗参加。张瑞鹏、淮万年、赵运中、孙满仓、张亚平、宋哲峰、郑钢花、李春荣、杨永生、高巨海等都以不同的方式祝贺。我的高中同学、山西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、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姚国瑾不仅两次为我题写书名，且联络省城知名作家参加学术研讨，他本人也在会上作了简要发言，并于会前书写了“沟通晋皖，弘扬儒商”八个大字，祝贺拙作研讨会顺利召开。

会后老校友赵望进先生看到《山西日报》《太原日报》的报道，欣喜不已，赋诗一首，书于宣纸，馈赠给我，并在书作空白处题曰：“《晋商与徽商》上下两卷、洋洋近百万言，有综述，有分析，有比较，有见树，可通商道之力作，感叹之余，谨书以上赞语。”其诗曰：

晋商徽商，两大行帮。
经营有道，来财有方。
地域不同，各有辉煌。
晋崇关羽，义利为纲。
盐业起兴，票号钱庄。
诚信为本，惠及八方。
徽尊朱熹，以文促商。
贾而好儒，茶道文房。
宗族重教，商路盛昌。
利民两商，巨著煌煌。
十年一书，笔墨飞扬。
新的时代，新的篇章。
综前启后，异彩光芒。

老师、同学、校友是我一生的挚爱，“山西大学”四个字永远在我胸前闪闪发光。先贤已逝，学子正进。写作这篇文稿时又欣闻山西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大学，更是由衷地高兴。祝愿母校蒸蒸日上！祝愿莘莘学子学业有成！祝愿师友同学健康长寿！

谨以此文纪念母校诞辰120周年！



沟通晋皖 弘扬儒商 姚国瑾

感思母校